

林語堂經典名著 12
林語堂著

有不为齋隨筆

金蘭文化出版社

林語堂經典名著 12
林語堂 著

有不爲齋隨筆

金蘭文化出版社

有不爲齋隨筆

林語堂編著

譯者	張振玉
發行者	許素蘭
社長	張耀光
出版者	金蘭文化出版社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0891號
印刷者	廣同印刷廠有限公司

總經銷	文旺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農安街28之1號4F
電話	5946033-4
郵政劃撥	0789591~0「文旺圖書社」帳戶

中華民國75年4月出版

特價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 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

目 錄

有不爲齋叢書序	一
辜鴻銘	七
笑	一五
筆名的濫用	一九
讀蕭伯納傳偶識	二三
再談蕭伯納	三三
讀鄧肯自傳	四一
談牛津	五五
哥倫比亞大學及其他	六五

浮生六記譯者序	七五
討狗檄文	八一
讀書救國謬論一束	八七
從梁任公的腰說起	九三
說浪漫	九七
中國人之聰明	一〇一
寫作的藝術	一〇五
散文	一一九
詩	一二五
戲劇	一四七
小說	一六三
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	一七九

有不爲齋叢書序

但是，你說，幹麼又要出叢書？這話似有來由，所以也得答個清楚，省得教人捉摸不定，弄不靈清。

原是朋友當中有幾部我心中很喜歡的書稿，若不給發表，殊爲可惜，故此早就想向書局接洽，給他印行，又見這些書稿目前都不約而同，有些相類，若分途印行，同好收買，也有種種不便，所以不如併在一起罷了，不但讀者購買便利，並且體式裝潢也可一律一點，每次出書，又無須重行接洽條件。刻書本是好事，上市所出正合下懷的書又寥寥無幾，既然有心裏很喜歡的書稿可出，可巧又有書局肯拿錢印行：三言兩語，一說則合，所以就大膽出了。早晨在床上肚裏盤算，眼前就有七八種，若仍就用工下去，自然還有別種可出，一則可以借此鼓勵自己，專心著作，

二則親朋好友，同道文人，或者有個便利，鼓起興趣，多多著述，或寫作，或翻譯，或編纂，絡繹而來，也把不定。原來想起個叢書名目，叫做性靈叢書，以表所好，後來轉想，人心不同如其面，天下事物，有好之者，惡之者能有甚焉，雖說一人做人，須豎起脊梁，不可像蝸牛一樣，逢人見面，只顧把頭縮到殼裏去，蜷成一團，然而在此世事紛擾的會兒，多一種名目，總是多惹一層是非，不如來一空空洞洞的名目，見頭不見尾，旁人抓不到把柄，同味兒的人自會裝中去尋出樂趣，含沙射影口沫噴人的人，也就不甚礙目，索性當做無事過去了。我也落得個清淨。

可是要想清淨，也自知是做夢吧？東家是個普羅，西家是個法西，酒家則看不上這些玩意兒，一定要說什麼主義，咱只會說是想做人罷。做人並不容易，先要近情，可是情字就不容易講，人情是怎麼一回事，人又是什麼動物，有誰曉得？蘇格拉底言『自知』，一人自知自己的喜怒哀樂，不偏不倚，能得中和，又能用點精神分析工夫，斷了出來我何以有這些成見，主張，立場，偏好，一百人中怕也沒有一兩人說得開交。況且今日口沫噴人之徒，就不容人近情，拈個花，采個草，也都『礙道』。這樣個世界，人還活得下去嗎？總是見地不廣，執之過激所致。孔夫子尚

許點也浴乎沂，風乎舞雩，讓今日東家西家弟兄聽見，還不把孔老夫子噴個滿臉口沫嗎？其實孔夫子那裏會說過，儒者終身只好浴乎沂，風乎舞雩，國家的事全可不管了？也不過孔夫子知道人情，必使近情，然後得共常情之樂，得共常情之樂，然後活得下去，人既活得下去，天下乃可太平。不然冉有公西華欲輔君行政，夫子又何必哂之呢？向來儒家明明有夫子昭訓在前，尚且常落了『矯』字、『僞』字之弊。今日之人不讀聖賢書，又只懂得西洋文化皮毛，難怪其矯情更甚，其實中西文化那裏有像現在中國人這樣不近情況？即使列國時代墨家，比較是認真主義的人，有門人問墨子行義、救國那樣爲要，墨子尚且不肯強人，叫能築版牆的築版牆，能搬磚瓦的搬磚瓦罷了。使墨子處於今日亦當說周作人學水師，卻不能以水師救中國，便是這個道理。墨家尚且如此，何況是以中庸爲本之儒家，又何況是西洋幾個名哲？大凡今日中國社會變亂，思想凌夷，難免有人目覩時艱，救國心切，出爲淺薄井見之論，也不必見怪，只要大家保存一個『誠』字，保存一個公道，不要自己陷了輕薄滑頭，將來總有造出近情容忍的文化之一天。若說國勢阽危，那容許你有閒情別致，認識你自己，了解你自己，又非確論。難道國勢阽危，就可不吃飯撒尿

嗎？難道一天哄哄哄，口沫噴人始見得出來志士仁人之面目嗎？恐怕人不是這樣一個動物吧。人之神經總是一張一弛，不許撒尿，膀胱終必爆裂，不許抽煙，肝氣終要鬱結，不許諷刺，神經總要麻木，難道以鬱結的臟腑及麻木的神經，抗日尚抗得來嗎？況且孔子之時，世風也不勝於今日，孔子尚且有「聞人歌而樂，必和之」之閒情別致，你能說孔子亡周嗎？

所以這部叢書也就放膽出了。原來範圍無定，或者曲從時勢之要求，多出幾本西洋名著的譯本，也不一定。但是目前幾種，卻是顯然專抒性靈之作，而且都是明末清初的作品，或翻印，或編選，不然便是關於明人小品之談話。你何以要談明人小品呢？這是必有疑問，不然明天太陽不從東邊上來了。在我方面，只是認為文字佳作，認為有性靈文字，必好而樂之。在向他人說來，也有幾種道理。一則，清初以來，袁中郎倒霉，這些文學沉沒下去，大家又去做正宗文章，翻印出來叫大家容易看得到，替袁中郎出出氣，二則，這些文章，正如周作人先生所謂『那樣底舊而又這樣底新』。原來新就是摩登，然而在外國摩登二字，又不似現在中文用法，僅用於女子之燙頭髮及高跟鞋而已。摩登是指現代，最有名的英文叢書，名為摩登

叢書，然你試一查書目，不但這樣的新作品如托斯托斯基之『窮人』有，『聖路易之橋』有，卽十八，十七，十六世紀以至西曆紀元前三五世紀之希臘戲劇也有。見摩登二字全不是這樣解法。亞里斯多德、柏拉圖死二千年，然而這些文章才有生命哩，才新的稀奇。柏拉圖共和國那章講優生學，才新的教你詭異。所謂摩登叢書，也不過以現代人爲本位，凡摩登人可讀之書皆可列入。三則，文化是有源流的，不溯其源，無從知其流。古書西洋人也主張讀的。現代中國人只肯讀一九三四年的西洋書，不肯讀柏拉圖，那裏會懂得西洋文化之底蘊？又不肯讀古書，又何能知中國文化之底蘊？四則，中國人說古的都是壞的，西洋人雖然自由急進，時時另求新路進展下去，卻沒有說道句話。如此看來，現代中國人實在過于摩登了，不然便是錯摩登。五則，文學與科學不同，西洋讀醫學的人不必讀希臘的Hippocrates，摩登醫生，我也主張大可不看索問靈樞洗冤錄。但是如果是研究文學，我卻主張應讀離騷或是無名氏十九首。原因是古今人同是圓臚方趾，悲歡離合之際，大同小異也。所以那樣的舊，仍然可以這樣的新，原因是你雖摩登，有飛機可坐，有無線電可聽，未必便是變成方臚圓趾動物，仍然躲不出悲歡離合之情也。況且中國人雖

重讀史，乃因史者鑑也，有許多地方可以借鑑，因今推古。設身處地，你不但可了解前人，也可借此了解自己，而合于蘇格拉底『自知』之義。魯迅讀史有得，始能深刻批評中國文化，若學一般留學生，單看辛克微之，魯迅當不知中國文化爲何物，又那裏去戳穿中國人之魂靈呢？況且古人看月發愁，聞鳥思家，聽蟬醉喜，踏雪吟詩，月也，鳥也，蟬也，聲也，雪景也，古今併無二樣，你也未必不墮回情之淚，獨據飛機頭上，厭月、僧鳥、惡蟬、鄙雪，而能沾沾自得也。不能沾沾自得，古書便仍可讀。

廿三年八月五日龍溪林語堂序于牯嶺。

辜鴻銘

(一)

少時在約翰大學圖書館，讀到辜鴻銘著 *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見其文字犀利，好作驚人語，已深喜其矯健。時陳友仁辦北京英文日報 *Peking Gazette*，亦約辜按月撰稿四篇，下課時每閱讀二氏之文以爲樂。不及一兩月，辜即因故脫離不復作。並記得有牢騷文字見於報上。實則辜爲人落落寡合，愈援助之人愈挨其罵。若曾借他錢，救他窮困，則尤非旦夕待其批頰不可，蓋不如此不足見其倔強也。且辜主人治，陳主法治，思想固不相謀。後老袁稱帝，陳在『天威咫尺』之下，直言無隱，力斥其非，總是與辜一般番仔脾氣，辜生長檳榔嶼，而陳生長西印度 *Trinidad* 也。二人皆有洋氣，有洋氣，即有骨氣，吾前曾言孫中山亦有洋氣，

卽指此。此種蠻子骨氣，江浙人不大懂也。二氏又皆長英文，陳卽直頭盎格羅撒孫學者，其思想意見毫無中國官僚氣味，故與國人亦少能氣味相投。孫中山則深得中國博大氣質，辜只是狂生，而能深談儒道精義。辜作中文吾未嘗見，若孫中山一手好字，亦可見其相當造詣。辜陳二氏皆長英文，而實非僅長英文，蓋其思想議論，超人一等，故能發揮淋漓，此二氏之文之所以有魄力也。世人言文人，總想到文字，大誤特誤。試思梁任公新民叢報之勢力，在其文彩乎，抑在其所代表之議論乎？陳獨秀、胡適之之文學革命宣傳力量，在其文勝過林琴南乎？抑在其所代表之新潮思想乎？有其思想，必有其文字。世之冒冒失失以文言文者亦可以省矣。至於文字，辜陳皆未嘗不漂亮，乃執以 *best English tradition* 衡之，臘丁名詞仍是太多，英國口語仍是太少。二氏又有一相同之點。辜在思想上，陳在政治上，最善大言不慚，替吾國爭面子。英人讀之而喜，而驚，而敬，故其名亦大。善說 *Yes, Sir* 之英文學生，大可不讀二氏之書，因道不同，學亦無用也。辜之文，純爲維多利亞中期之文，其所口口聲聲引據亦 *Matthew Arnold, Carlye, Ruskin* 諸人，而其文體與 *Arnold* 尤近。此由一事可見，（一）好重疊。比如在春秋大義一文，有此數

句：

We have now found the inspiration the living emotion that is in religion. But this inspiration or living emotion in religion is not only found in religion, I mean Church religion. This inspiration or living emotion is known to everyone who ... In fact, this inspiration or living emotion that is in religion is found This inspiration or living emotion in religion, I say, is found not only in religion.

(11) 好用 I say 二字。

(11)

辜鴻銘善詼諧。其詼諧，係半由目空一切，半由好拆字。例如他說：『今日世界所以擾攘不安，非由於軍人，乃由於大學教授與衙門吏役。大學教授是半受教育，而衙門吏役是不受教育的人，所以治此兩種人之病只在——給以真正教育。』其好拆字，可見於將德謨克拉西拆爲 demo crazy (德謨瘋狂)，又在其鄙惡新潮

文學文中，將陀斯托斯基拆爲 Dosto-Whiskey。在中文上，亦復如此。他解妾字爲立女，妾者靠手也 (elbow-rest)，所以供男人倦時作手靠也。辜曾向二位美國女子作此說。女子駁曰：『豈有此理？如此說，女子倦時，又何嘗不可將男人作手靠？男人既可多妾多手靠，女子何以不可多夫乎？』言下甚爲得意，以爲辜辭窮理屈矣。不意辜回答曰：『否否。汝曾見一個茶壺配四隻茶杯，但世上豈有一個茶杯配四個茶壺者乎？』

實則辜鴻銘之幽默起源於其倔強之本性及其憤世嫉俗之見解。在舉國趨新若鶩之時，彼則揚言尊禮；在民國時期，彼偏言尊君，偏留辮子；在崇尚西洋文明之時，彼力斥此西洋文化之非，細讀其文，似非無高深見解，或缺誠意，然其持之過甚，乃由憤嫉而來。憤嫉原非壞事，比啗飯遺矢人云亦云者高一層，然試以精神分析言之，亦是一種壓迫之反動而已。辜既憤世俗之陋，必出之以過激之辭，然在此過激辭氣，便可看出其精神壓迫來。想彼原亦只欲替中國人爭面子出出氣而已。故其語曰：“The disorder and confusion in China today is only a functional derangement, whereas the anarchy in Europe and America is really an organic

disorder."『今日中國變亂病在失調（作用上的）而已。而歐美之無政府狀態，乃在殘缺（器官上的）。』又曰：『中國雖有盜賊貪官污吏，然中國的社會整個是道德的，西洋社會是不道德的。』夫以德化民，以政教民，孔道理論上何嘗不動聽？西洋法律觀念之呆板及武力主義之橫行，專恃法律軍警以言治，何嘗無缺憾？然中國無法治，人治之弊，寧不言，中國雖言好鐵不打釘，而盜賊橫行，丘八搶城，淫姦婦女，寧亦不言。春秋大義誠一篇大好文章，向白人宣孔教，白人或者過五百年後亦可受益，而謂中國不需法治，不需軍警，未免掩耳盜鈴。因有此種見地，故說來甚是好聽。罵人亦甚痛快。其言英人則曰流氓崇拜（指商人之操政治實權），引 Ruskin 之言而罵曰豬 rascals and swine。其言現代民國之中國人，亦曰頑石不靈，神經錯亂之民國華人 imbecile, demented Republican Chinaman。一人憤世嫉俗至此，開口罵人，自然痛快。

余謂儒家之弊，正在蔑視法律，以君子治國，殊不知國之中，那裏有這許多君子可爲部長，爲所長，爲縣長，爲校長乎？君子不夠分配，而放小人於位，以君子之道待之，國欲不亂，其可得乎？既爲君子，則不必監察也，君子橫征暴斂，不必

得百姓同意，憑其良心可也；君子營私舞弊，不必看其賬簿，聽其逍遙可也；君子勾結外敵，不必立法院通過，聽其自訂條約可也。向來中國政治只是一筆糊塗君子賬。君子有德政，則爲之豎牌坊；君子犯法，則不拘之下獄。是猶一商人公司，以君子之道待經理，無查賬，無報告，捲款亦不追究。此種公司推敢投資乎？不意辜氏正以此爲中國政治哲學之優點。其言曰：『中國所以不需憲法，一則因中國人民有廉恥觀念——有極高的道德標準，二則因中國政府係創立於道德的基礎，而非創立於「商業」的基礎。』好聽固然好聽，然吾甚不願爲此公司股東也。今則不願爲股東，亦非投資不可。

(三)

辜氏個人尊君態度，世人頗欲得一解釋。在 *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 文中有一段關係文字，並錄於此。

『袁世凱的行爲，連盜跖賊徒之廉恥義氣且不如。袁世凱原奉命出山以扶清室。既出，乃首忠棄義，投降革命黨，百般狡計，使其士兵失了忠君之心，然後擁